

三苏文化丛书



刘小川 著

苏軾： 叙述 一种

四川文艺出版社

刘小川 著

苏轼：

叙述
——
一种

三苏文化丛书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轼:叙述一种/刘小川著. —成都:四川
文艺出版社, 2001.7
(三苏文化丛书)
ISBN 7-5411-2010-3

I. 苏... II. 刘... III. 苏轼 (1037~1101) — 人
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1829 号

[三苏文化丛书]

苏轼:叙述一种

作 者 刘小川

责任编辑:李卫国

封面设计:任兆祥

版面设计:邓小林

责任印制:晋冰

责任校对:程于等

开 本:850×1168 1/32

版 次:2001年7月第一版

印 次:2001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4.5

字 数:109千

出版发行: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印 刷:都江堰九兴印刷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610012

电子信箱:scwys@mail.sc.cninfo.net

照 排:华宇电子制印公司

电 话:(028) 6666700 [发行部] (028) 6662959 [编辑部]

书 号:ISBN 7-5411-2010-3 /I·1728

总 定 价:26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028) 6636481 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电话:(028) 7202666



总序

李吉荣

在新世纪到来的第一年，三苏父子的故里眉山即将召开纪念苏轼去世 900 周年暨全国第十三届苏轼学术研讨会。此前，眉山建区之初，我们就着手编撰的大型文化工程项目《三苏文化丛书》（一套 12 本），在编委会和各位专家学者近三年的努力下，也即将出版发行，为全国苏学研讨会这一盛大的学术活动献上了一份厚礼。我谨向专家学者们孜孜不倦地弘扬三苏文化，传颂东坡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

苏洵、苏轼、苏辙，这是三个多么响亮的名字！唐宋八大家，父子占三席，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罕有的奇迹，也是眉山人民永远的骄傲。尤其是苏轼，他的影响早已跨越时空，跨越地域，成为中国文人的杰出代表。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博学多才，雄视百代，无论是诗词文赋，还是书法绘画，都有很高的造诣。他长于散文创作，《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名篇佳作脍炙人口，体现了中国文人的深刻的忧患意识和人文精神。他的诗作，把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风格巧妙地结合起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多彩多姿，美轮美奂，代表了宋诗最高水平，实现了对唐诗的彻底变革。他的词作，清新豪健，题材壮阔，挥洒自如，气势磅礴，冲破了前期宋词那种专写风花雪月、男女爱情、离愁别恨的柔婉格调，开创了一代豪放词风。他的书法“端庄杂秀丽，刚健

含婀娜”，被公认为北宋书法四大家之首！他的绘画也享有盛名，深受时人宝爱，其著名的绘画理论“胸有成竹”、“贵在神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美术家。这一切，都是同苏轼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密切相关的，他为我国古代文化增添了辉煌的一页。

苏轼去世已经 900 年了。900 年岁月沧桑，但苏轼就像永不陨坠的北斗星一样，在灿若繁星的古代文学家之中，一直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华。这充分显示出文化的不朽魅力。朱德元帅有诗赞道：“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今天，我们研究苏轼，就是要继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光耀千古的东坡精神：

一是弘扬东坡高尚的人品。苏轼一生坎坷，数度贬官削职，颠沛流离，险被杀头，但他虽身处逆境，依然保持坚贞的气节和独立的人格。就是在横祸加身的情况下，也决不随波逐流，表现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他还在逆境中多次上书要求改革政治，他向宋仁宗呈献的《进策》25 篇，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如“半财”、“强兵”、“择吏”、“安万民”等，集中地体现出他的忠君爱国思想。

二是弘扬东坡心怀黎庶、关心民疾、为老百姓办实事的精神。尽管苏轼怀才不遇，一生都未能施展其政治抱负，但他在杭州等地任地方官期间，积极发动群众兴修水利，架桥凿井，赈饥施药，政绩斐然。他利用疏浚西湖烂泥筑成“苏堤”，成为一大名胜。就是被放逐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他也设馆授徒，大力传播中原文化，海南人民为纪念他修建了苏公祠。他心怀民众，将一些普通劳动者的朴质形象和生动语言写入词中，为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三是弘扬东坡乐观的人生态度。苏轼一生中遇到过许多艰难困苦，即使身陷绝境，也对人生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和



积极向上的追求，在逆境中也努力寻找寄托自己崇高理想的精神家园。

千年以降，东坡的精神与思想已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与历史。清代学者王国维认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四位诗人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而其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的影响能超越于苏轼之上。因为最能和我们现代的文化接近的是苏轼，他那种旷达超迈的精神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和传承。

我们作为苏轼的故乡人，一直把苏轼视为眉山的一个典范、一面旗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们先后四次主办了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还先后三次举办了东坡文化节，对弘扬三苏文化，提高眉山的知名度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我们第五次主办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并出版这套《三苏文化丛书》，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三苏父子尤其是苏轼的研究和宣传。眉山有责任和义务借助国内外专家和学者以及民间爱好者、热心人研究苏轼，与此同时要大力宣传和交流研究的成果，推动和促进全国苏轼研究的深入发展。

富饶美丽的眉州大地，曾经孕育出许多杰出人物，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曾这样赞誉眉山：“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大文豪苏东坡是眉山人民的骄傲，也是四川人民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弘扬祖国的优秀的文化，把苏轼研究作为加强眉山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积极创造研究三苏文化的良好社会文化环境，克服各种困难，把眉山建成享誉中外的文化名市，让眉山的明天更加美好。

（作者为中共眉山市委书记）



1

公元1037年，苏轼降生于眉山。眉山县城很小，有几条石板路，两边排列着青瓦房。县城的西南角上有一条沙毂巷，即是苏轼的诞生地。苏轼后来宦游在外，对家乡的回忆充满深情：“吾家蜀江上，江水碧如蓝。”“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

苏轼的祖籍是赵州栾城（今河北县名），所以他有时自称“赵郡苏氏”。唐武则天时有个叫苏味道的人，官曾做到丞相，据苏洵考证，此人是他的祖宗，再往上，就不得而知了。苏味道主张遇事要含糊，“棱模执两端”，切不可旗帜鲜明。时人赠他一个绰号：苏棱模。一般情况下，这种为官的态度是行得通的，但苏味道遇上武则天，不大走运。他被贬为眉州刺史，后迁益州（成都）长史，未赴任就死了。他有一个儿子在眉山定居，其名已不可考，却繁衍了眉山苏氏。

苏轼与苏味道之间，无相似之处。棱模两可变成了棱角分明。

苏轼很像他的祖父苏序。苏轼出生时，苏序六十三岁。能写诗，更能喝酒。他写过一千多首诗，没有一首流传下来。可他的酒量远胜于苏轼。苏轼爱酒而酒量有限，他容易喝醉。读他的诗文，我发现他时常醉得一塌糊涂。苏序就不同了，这个奇怪的老头骑着毛驴到处转，边转边饮，逢人就开玩笑，他爽朗的笑

苏轼的父亲苏洵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三字经》上讲：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初读这段话，以为苏老泉二十七岁才走上正路，此前一直贪玩好耍。其实他并非不学，只是不屑于“学句读、属对声律”罢了。他讨厌科举。讨厌科举的人，自是与众不同。至于贪玩好耍，则完全正常。小孩子不贪玩，就不是小孩——他不过是成人的微缩版本。

苏洵几番应试不中，他擅长的议论文不合时宜。他索性放弃做官的念头，开始游荡。这一游就是好几年。他之所以能久游，多半是因为他娶了个富家女。他游了很多地方，见识和胸襟都为之一变。古人讲究养气，读书和游历是养气的两大要素，缺一不可。从距离上讲，古人的游历远不如今人。今人坐飞机，千里须臾可至。然而取消了距离也就取消了过程，太多的舒适，太少的意外，养气之类，已无从谈起。对古人而言，百里之外的地方就形同异域，充满了神秘感。苏洵每次游历归来，都将所见所闻讲述给苏轼、苏辙两兄弟听。这种教育方式，激发了两兄弟对世界的好奇心。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就是从好奇开始的。

苏洵性倔强，一如乃父。他的两个儿子入仕后，朝廷也终于发现了他，由欧阳修举荐，召他进京就试策论。做官的机会来了，可他不去。人都老了，他不想再让考官们考来考去。他直接给皇帝写信，婉辞以拒。而在给梅圣俞的私人信件中，他这样形容当时的考试：

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今齿日益老，尚安能使达官贵人复弄其文墨，以穷其所不知耶？



把苏序、苏洵、苏轼放在一起打量，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祖孙三人，活脱脱一个模子铸就。苏辙却显得有点另类。他沉静的性格如他的母亲程氏。当年苏洵游荡不学，程氏耿耿不乐，嘴上却从不表露，其性情可见一斑。

上述种种，只想证明一点，遗传的力量强大。苏轼为人为文汪洋恣肆，我总是想到他身上有着北方人的血统，尽管有案可查的那位苏味道是个滑稽人物。南北结合可能真的提供了一种优生的前景，苏东坡即是很好的个例。

苏轼年少聪颖，不在话下。但他并不特别聪明。特别聪明的孩子往往难成大器，所以我宁愿说：少年时代的苏轼心智健全。他家境尚可，家里有园子，有侍女，有一个叫任采莲的乳母，苏轼和他的姐姐八娘都吃过她的奶。任采莲在苏家呆了二十五年，以七十二岁高龄谢世，苏轼专门为她撰写墓志铭。早年的苏轼衣食无忧，这一点可以肯定，也很重要。穷苦人家的孩子一般都立志早，能发愤，但心中也会有阴影，长时间挥之不去。穷孩子的发愤多半就是同这种阴影作斗争，等他战胜了阴影，却发现错过了童年。苏轼不同，他无忧无虑地生长，像一棵树，既有沃土，又有充足的阳光雨露。现存的资料中，找不到他小时候有过任何不愉快的光景。

不过，这也是史料的一种弊端。关于苏轼，一般都讲他如何勤奋，如何才华过人。我本人对这些记载毫无兴趣。一个人名气大了，他的早年生活就会被人套上莫名其妙的光环。我崇敬苏轼，对他成长的过程怀有浓厚的兴趣，可我不愿意看到一个从五岁起就读得摇头晃脑，一直摇到二十一岁进京应试的书呆子。我相信这不是真的。苏轼可能贪玩，可能调皮，可能有种种恶作剧，可能对人言语刻薄（朱光潜先生说过，刻薄是文学天才的几大要素之一），总之，什么都可能，就是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苏轼八岁入乡塾，老师是个道士，名唤张易简。先生穿着道袍上课，不总讲诗文，有时也讲讲鸡犬升天的故事。百余学生中，有个叫陈太初的，听得入迷。道家故事，一般学生听听也就罢了，这位陈太初却能听出弦外之音。老师讲升天，他就会意地微笑着，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情。仿佛老师讲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陈太初。这陈太初后来也通过了科举，大约也做过官，到晚年，忽然决定不再食人间烟火。他在自家门前按道家规矩打坐，不吃不喝。朋友或路人劝他吃点东西，他不予理会。虽然饿得东歪西倒，脸上却浮着笑，和童年的表情一般无二。朋友不知个中玄妙，不敢再来相劝，只远远地瞧着他幸福地摇晃。过了几天，他终于摇不动了，咽下最后一口气。朋友叫来下人抬尸体，时值新年，下人们一面动手，一面抱怨：大吉的日子抬尸体，真他妈的晦气。话音未落，“尸体”忽然开口说话：“没关系，我自己走。”说罢便从地上站起身，朝乡野走去，在一个僻静之所倒下来，重新变成一具尸体。

其时张易简早已作古，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出类拔萃的弟子。而苏轼是知道的，他记下了这件事。“尸体”开口说话就是他讲的，所以很难说他不相信有升天这回事。

苏轼在乡塾读了三年书，换句话说，他稚嫩的眼睛望着张道士，整整望了三年。他心智正常，受道士的影响也就有限。他后来回忆，老师器重的学生，只有他和陈太初。陈太初听升天的故事听得怡然自得，而苏轼是因为一句话，让老师吃惊不小。

有一天，京城来了一个人，带来了一首诗。这人重面子，但更重学问，一辈子虚心向学，哪怕学习的对象是他的学生。

堂堂刘教授，谁能让他失面子？当然是苏轼。苏轼何以让教授失面子？因为苏轼替教授改诗。当时，诗是一种了不起的东西，也很有实用性——朝廷考举子，诗赋是其中之一。刘微之

教授是喜欢写而不轻易公布诗作的那种人。如果他公布了,那就证明他自己很满意。如果他在课堂上对着学生吟哦,那就不仅满意,而且得意。他得意的一首诗叫《鹭鸶诗》,诗中有这样一句: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他吟诗吟到这一句,不觉停了脑袋的摇晃,捋须而笑。所有的学生都用崇敬的目光望着他,觉得他不让陶潜,直追李杜。这时,有个学生要求发言。这学生身子长,脸也比较长,名唤苏轼。对苏轼教授是知道的:历来肯用功,脑子也灵活。老师想:苏轼要称颂他的诗作了。一般学生只不过瞪着眼睛崇敬,而苏轼要发言,说出崇敬的理由——这就是苏轼的与众不同。

教授仍然捋须而笑。他已经准备了谦逊:学生称颂老师,老师总不至于哈哈大笑吧。换句话说,教授的脸上浮着一种亲切的笑容。然而,苏轼的一句话,将这笑容凝固起来。

苏轼说:那个句子固然好,但不如改成“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鹭鸶被渔人惊起,转眼又被风卷着,雪片一样落于蒹葭之上。这一起一落岂不美?再者,可爱的鹭鸶也有个归宿,不复可怜兮兮地“逐风斜”。

苏轼坐下了。课堂哗然。有人对苏轼侧目而视:好啊你个苏子瞻,竟敢改老师的得意诗。“逐风斜”哪点不好?你偏要说什么“落蒹葭”。你以为你是谁?你用意何在?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让老师“落尴尬”!

很难设想刘微之教授当时的表情。他大约笑不起来。有几分尴尬也在情理中。他细细一想,认为苏轼改得有道理,于是当众宣布了将“逐风斜”改为“落蒹葭”,并加上一句感叹:吾非若师矣!

此言一出,对苏轼侧目而视者立刻转变态度,对他青眼有加。

其时苏轼才十二三岁。



我个人并不认为苏轼改得好。“逐风斜”有一种凄婉的美，“落蒹葭”却是大团圆结局。小孩子喜欢大团圆，可以理解；大人们加以附和，则显得可疑。我疑心当时的情形并不像诠释者们一口咬定的那样，刘微之的那句“吾非若师矣”亦可作别解，是一句生气的话。

苏轼长到十七八岁，渐渐出落得一表人材。他是那种体形瘦削的男人，眼睛细长，鼻子直挺。他走路的姿势很像祖父，一阵风似地刮来刮去。他喜欢笑并且笑声富于感染力，不笑时则常常沉思。说话当然是眉山口音，只是书读多了，词汇丰富，土语就用得少。我想象中的苏轼与戏台上常见的才子判然有别：面色红润，决不面如傅粉；走路也不迈方步，除非他暗地里模仿先生；口不择言，高兴了就凭着性子乱说一气，你永远听不到他的娘娘腔。你不得不承认，此人的确不凡，年纪轻轻就魅力十足。

苏轼除了读书，自然也干别的。眉山是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山不高，但足以构成风景。岷江从城边上流过，像一首抒情诗。百里之外，有峨眉山和乐山大佛。苏轼可能没登过峨眉山，大佛却不止看过一回，那儿有他的读书台。“清风明月，耳得之而为响，目遇之而成色。”对苏轼这样的人来说，自然呈现的美感非常可比。对语言的敏感，说到底是对世界的敏感。前提是非功利；一旦功利，美感就消失了。换成海德格尔的话：一旦功利，世界就遮蔽了。中国文人对自然的审美姿态，在今天看来非常宝贵。谁忽视这一点，谁就注定要倒霉。

苏轼的自家居所，“门前万竿竹”，令人无比羡慕。今天的城



市人，门前有一竿竹已属奢望。无论风吹还是雨打，竹子发出的声音都类似最好的音乐，沙沙沙响成一片，佳人般地弯下纤腰。竹子，是的，这个词本身就有一种诗意。苏轼生长于这样的环境，怎不羨山慕水。三月是踏青的时节，苏轼骑在马背上踏青，手上捧一册《诗经》或随便什么人的集子，字里行间就泛着青草的气息。夕照，微风，小桥流水人家，且能远眺峨眉巅。骑牛读书，骑马喝酒，有时干脆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我很小的时候读苏轼的词，就心驰神往了。

有一回，苏轼出城七十里，在一块山崖上大书“连鳌山”三字，字大如屋宇，用什么写的不得而知。字迹今犹存，行家评价：雄劲飞动。苏轼“幼而好书，老而不倦”，中国书法几千年，能与他比肩者，数人而已。“连鳌山”几个字是他的少年墨迹，欠火候是自然的。不过，崇敬他的人，也应当去看看。

苏轼善画。写字的那枝笔也是画画的那枝笔，所谓书画同源，至少有这层意思。他也下围棋消遣。他在声律方面好像不大在行，有人说他填词“多不协律”。我想，这可能是受了苏老泉的影响，老子不喜声律，儿子便也不喜。但老子不填词，儿子是要填的。苏轼的词，除我自己喜欢之外，我知道别人也很喜欢，而这些人远不只文人墨客。

苏轼小时候常跟老人在一起，“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蜀叟能够谈终日，至少表明苏轼爱听。老人有许多故事。老人是有着神秘感的，古代的老人尤其如此。眉山有个姓朱的老尼姑，九十多岁了，尚能记事，口齿清楚。她见过蜀主孟昶，见过花蕊夫人。那时她尚在妙龄，也许有几分姿色。尼姑不能讲姿色，尼姑却能记下孟昶与花蕊夫人的情事。某日大热，孟昶携了色艺双佳的夫人，纳凉于摩诃池上。有点亲昵的动作当是寻常景观，一旁的小尼姑却可能看得心惊肉跳。孟昶口占一首《洞仙歌》，讲他的风流。事过七八十年，“朱具能记之”，可见

她当时的印象何等深刻，一生都在空门中回味。她一字不漏地背给苏轼听时居然有表情：皱纹与皱纹之间，红潮起伏。苏轼也一字不漏地记下了。他当时七岁。是词句还是情事吸引了他，今日殊难分辨。事过几十年，苏轼和了一首《洞仙歌》，开句即是：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只九个字，佳人便呼之欲出了。中间的一句耐人寻味：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几乎是直接的性爱描写。接下来笔锋一转，该抒情了：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整首词弥漫的氛围，同苏轼听故事时的感觉有关。

我的意思是说，苏轼除了读书、游冶、琴棋书画，也能谙情事。我无意表明，苏轼七岁就有性幻想，但假如有人提出这方面的证据，我不会以为怪。苏轼毕竟是苏轼，中国第一文人嘛，心中的风流当在常人之上。

十七八岁的苏轼，夜里也曾有过一回艳遇。他足不出户，而佳人自动送上门来。事情的原委是这样：苏轼有挑灯夜读的习惯。当时读书是要读出声的。如果念的是韵文，听上去就像唱歌。苏轼嗓音不错，又生得像样，吸引邻家女郎，真是不足为怪。苏轼夜夜读，女郎夜夜听。隔墙听着不过瘾，她索性爬到墙上。顺便提一句，她是个富家女，至少不难看，是娇宠惯了、凡事由着性子的那种少女。她骑到墙上，听书也观人。苏轼读着读着摇晃起来，她也跟着摇晃。由于忘情，摇晃得厉害，一个跟头栽下来也是可能的。时为深秋，梧桐的叶子掉了，一弯新月挂于疏桐之上。夜深人静了，苏轼抛书打呵欠，步入院子。有个人影在墙头，一晃就不见了。人耶？鬼耶？苏轼揉揉眼睛。依稀是个女子，如果是鬼的话，该是一位女鬼。苏轼细听动静，除了风吹竹叶，再无别的声音。大约是个幻觉了，读书读出女人的身影，倒是一桩稀奇事。他回房歇了。第二天此景重现，他就留了一份心。



到第三天，那骑墙的女郎又觉得不过瘾了。她潜至窗下。不过她的任性也到此为止，并不敢敲窗入室。苏轼察觉了，开门出去。女郎一惊之下，拔腿便走。苏轼站着未动，只“喂”了一声。他无意惊吓她。女郎闻声扭头，两人的视线就相碰了。借着月光，苏轼认出是邻家的女儿。

对这位富家女，苏轼平素有无好感，不得而知。他邀她进屋，大约是真的。女郎一片痴情，总不能让人家老是呆在墙上。两人谈些什么，同样不得而知，这类细节问题，做历史的永远叹息。后来女郎又来过几次，她越墙而来，又越墙而去，身形缥缈，具有诗意。可她终于不来了：她以身相许，“苏轼不纳”。苏轼安慰她说，等他功成名就之后，一定回来迎娶她。少男少女信誓旦旦，可能会缠绵，身体有接触。翌日苏轼照样读书，富家女开始约束自己，不复爬墙。她站在月下倾听，躺在床上编织梦想。苏轼十九岁娶王弗，对她的打击十分沉重。她不死心，父母安排的男人一概不见。十一年后，王弗以二十七岁芳龄去世，苏轼再娶王弗的堂妹。富家女绝望了，一病不起，郁郁而终。苏轼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听到死耗，既悲且叹，不能自己。于是写下著名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结局悲凉。苏轼的这首词，和他悼念亡妻的那首“十年生死两茫茫”一样有名。钟情于他的女人，终于死掉了。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月光下的那一幕，是永远地留在记忆中了，而苏轼复制记忆的高超方式，使那位早已化作尘土的无名女郎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眼中妩媚而生动。